

THE MEMORY OF WARSHIP

征 程

THE MEMORY OF WARSHIP

白清江

著





作者摄于2005年



三十年代在陕北



1947年，时任延属地委书记



1952年，时任渭南地委书记



1960年，时任大连市委书记

中国 人 民
政 治 协 商 会 议 辽 宁 省 旅 大 市 委 员 会 公 用 签

在延長縣委工作

从一九三八年一月到一九四〇年二月在延長縣委工作三個年頭。這一時期的特點是①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形成有日民參政政府建立，磨擦的增多。②組織領導的變動有多次。③大生產運動和化妝部門減小。④抗日的形勢下，日本飛機空襲延安必經之路，因此防空也成了經常的事。

由于1938年1月到延安路委，原任本机王掌华调走，路委組也改组，仲英，付部长郭志偉，宣傳部長譚生鳳，路委秘書處被民委長譚生鳳，保安科長張維才，保安大隊長南鳳池（前任大隊長是李祖賢）當時的主要化勞發展生產化妝公糧、直接抗戰，各種地主施肥，全年耕食達到公糧，縣級機關干部开荒種地每個干部規定化勞，要保證已完成。日本飛機一批批一批批經過延長到延安空襲。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已形成，在延安街頭牆上貼的標語“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的口号”延長縣門牌號稱縣長周學勤建立縣政府，也有保安隊450人調防川陝邊境。正有“迴教師郭維俊”从此磨擦的事就停下來了。

中国 人 民
政 治 协 商 会 议 辽 宁 省 旅 大 市 委 员 会 公 用 签

井苗有保安大队300多人，配有枪支五挺。1948年夏，辽东人民解放军攻占本溪，井苗兵团司令部设在本溪，因形势需要，1948年秋，井苗兵团司令部移驻鞍山，即以井苗兵团一部驻住鞍山，呼家川。在此期间发生两件事。一是城内我们的保安大队晚上巡逻队由一个排长带一班组在大街上巡逻，走到鞍东门的一块地方，发现一家居民家中有灯光，就叫喊是口民县政府人员或保安队人员有什么活动，即上前去叫门，听见屋内有男的声，喊让开门，但里边的人不肯开门，灯光也灭了，我们的战士就把门推开用手电一照，见把男的已爬上米仓手拿驳壳枪对准进门的战士，这些战士就开一枪把此人打死。已经查明是井苗兵团供给部一个班长。这完全是一种误会所造成的，可是引起井苗兵团的不满，产生了地主和军阀政治上的分歧。曾经边区政府和八路军延安文化人才团的反映。二是口民县政府派出他的保安队去县长手下支援，县长是口民县政府保安队和我们长治县政府相磨擦，当口民县政府保安队回来

贈秋林

淡泊名利
宁静致遠

白清江

2005年，作者91岁时为女儿秋林题字

前　　言

全国开展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工作以来，陕西不时有人来访，更多的是发来函件，有的还寄来资料，要求了解和核实陕北革命史上的史实。

我作为一位陕北人，一位当年曾在陕北革命根据地和西北地区工作战斗了30余年的老同志，有责任也愿意将我亲身经历和记忆中所涉及的人和事记录下来，提供给党组织和党史部门研究参考。

在这篇粗浅的回忆录成稿过程中，我也几次回到陕西，会见过许多尚且健在的老同志。抚今追昔，我们常为缅怀牺牲的战友而落泪，也为能有幸看到今天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而感慨，更为整个陕北所发生的深刻变化而感到欣慰。

我以简述个人主要经历为主线，着重叙述和说明自己所亲身参与的一些历史事件的经过及经验教训。但是，因时隔50余年，加之年事已高，记忆力减退，虽经反复回忆、思考与核对，仍难免有错漏之处，希望尚且健在的战友和同志们指正、补充、考证、核实，以告慰前人，警策来者。

是为序。

目 录

一、家庭和童年	2
二、走上革命道路	5
三、清涧起义	9
四、革命摇篮第二高小	13
五、在曲折中发展	17
六、白雪山和李宗白三兄弟	20
七、创建红色政权	26
八、反围剿斗争	29
九、东地区及东地特委时期	37
十、红军东征西征前后	43
十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时期	48
十二、东工委成立前后	56
十三、保卫延安	64
十四、在渭南地委	77
十五、离开西北	90
附录一	93
附录二	98
后记	161

我作为一位陕北人，
一位当年曾在陕北革命根
据地和西北地区工作战斗
了30余年的老同志，有责
任也愿意将我亲身经历和
记忆中所涉及的人和事记
录下来，提供给组织和党
史部门研究参考。

孙海江



一、家庭和童年



清涧县玉家河乡王家坪村

风
雨
征
程

1914年1月13日(农历1913年12月26日)，我出生在陕西省清涧县南区(解放后改为城区，现属陕西省榆林地区)玉家河乡王家



坪村的一个农民家庭。家乡地处黄土高原，山大沟深，林木稀缺，风多雨少，十年九旱，交通不便，偏僻落后。再加上地方官府的横征暴敛，苛捐杂税多如牛毛。二十年代曾流传民谣：“陕北苦地方，三年两头荒，天灾加人祸，人民大遭殃。”

我的祖父白雄，生有四男二女。我父亲白正坊为长子。当时家中只有两垧脊薄山地。光绪三年大灾荒，颗粒无收，全家人饥饿难当，无力耕种，只有荒废。年幼的父亲只得给地主当长工，揽工扛活16年。待我的几个叔叔相继长大，家中有了劳力，才开始依靠租种别人的土地过活。民国初年，当地曾发生了一次大瘟疫，半个月内，我的二叔父、三叔父、四婶母、我先母及3个晚辈，一家7口人接连死去。从此，家庭陷入极度苦难之中。

1925年，我父亲和叔父分了家。父亲迁移到白李家河村居住。因为家中没有劳动力，我又是长子，所以，从11岁起，我就跟着父亲下地种田。记得常常是一大早，父亲就在门前喊：下地了！下地了！也巧，迁到白李家河的头一年，风调雨顺，难得一个大丰收年，收获了很多粮食，生活有了转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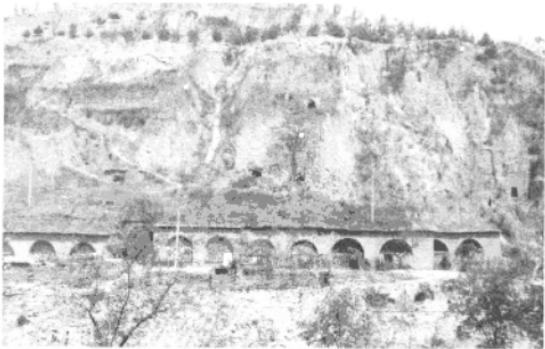
父亲靠长年租种别人的土地，逐渐发展了自己的家业。王家坪村周围十多里的山路上也有了我们自己家的土地。父亲由长工逐渐成为全村数一数二的富裕农民。

有一年麦子成熟的时节，父亲忽然从睡梦中惊醒。他担心有人偷割我家的麦子，立即翻身起床赶往麦地。在离官亭河村不远的一个塬上，还真的看见有六七个人在我家地里偷割麦子。见此状，父亲随将计就计，大声喊到：“啊呀！我捎的话你们都

知道了，来的这么早！”偷麦子的人也没敢回话，将错就错，继续埋头割麦子。于是，他领着偷麦子的人把这块地上的麦子割完背回家。吃过早饭后，又割了一上午，最后付了工钱打发他们回了家。这件事传开后，乡民们都佩服父亲脑子聪明会办事。从此再也没有人偷我家的庄稼了。



作者出生的窑洞



童年生活的白李家河村



二、走上革命道路



童年启蒙教育的白李家河小学

1925年冬，村里成立冬学，我开始上学。父亲当时让我上学的目的，就是识几字，能记账就行了。我们开始读得是《三字

经》、《百家姓》、《千字文》等一类启蒙书。那年冬天，同村的李宗白(当时已是地下党员)从榆林中学毕业回来，到冬学给学生们教唱歌，教国音字母。我那时学得快，能背还会写，引起李宗白的注意，说我脑子好用，就劝我继续学习。过了年，李宗白干脆把自己家的房子腾出来办起了小学校，还聘请了朱振池作老师。我家因没劳力，父亲不同意我继续上学。李宗白几次到我家动员说服我父亲，还托我家邻居李鸿顺叔叔做工作。父亲考虑再三，终于答应了他们，我才得以继续读书。这是我人生中的一个重要转折。我深深怀念恩师李宗白，因为他不仅是我的启蒙老师，而且还是我走上革命道路的领路人。

1927年，学生多了，学校又聘请了曹待斌、白鹤寿两位老师。校长仍由李宗白兼任(李宗白此时已在县立第二高小任教)。李老师虽不在我们学校，但每月还寄一些方格纸给我，督促我坚持练习书法。

1928年初，

李宗白转到第四高小任校长。征得父母同意后，他准备带我到清涧县立第四高小，即老君殿高小读书。第四高小在清涧县城西，离



老君殿小学（原清涧县第四高小）